元明事類鈔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六

監察御史姚之騆撰

政術門一

法制

行中書者 元史世祖混一天下立行中書省十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

不立兆域　元史諸帝皆葬起輦谷李日華集元人葬
起輦不立兆域無丘壟隧道用木刳中兩片合之金
皮束固髹漆重重至期穴土而埋厚覆土馳萬馬踏
平之列騎環坐至草生彌望不可復識乃馳去

泥金書誥　談薈巴延擅政諛者上言其功勲蓋世合
用泥金書制以尊之臺院議不可止金書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八字

行漢法　許衡集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

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

絲綸簿　今言王文恪公曰陸廉伯言内閣故有絲綸簿楊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内閣之權盡歸中官予入内閣見列朝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也湯顯祖集譚侍御疏言閣中故有絲綸簿為大璫竊去詔旨切責問出何記竟謫歸

論分封　泳化編太祖封諸王葉居升應詔陳言論分

封太伯太祖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後死獄中雙

溪雜記國初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太宗靖難後遂

皆革罷其有感于居升之言耶

票旨　詞林記洪武中批荅皆御前傳旨永洪猶然至

宣德時始令閣臣于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

進御筆易紅書以出及遇大事則命大臣面議議定

即傳旨處分嗣後正統則止委中官弘治中幾復國

初之舊正德時批荅大率與正統類也

年號不更　筆麈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前代所不及

嫡裔博士　王鏊集沈杰知衢州府初宣聖有嫡裔在衢僑于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為疏于朝得世襲五經博士

言事八件　玉堂叢話自太祖相傳凡臨朝每至日昃英宗幼冲三楊慮聖體易倦權制每日早朝只許言

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爲處分遇奏事止依所陳傳旨而已後遂以爲定制

制詞體 明張居正集成宏時誥勑不過百餘字至於慶典覃恩其詞尤簡此制體也近年以來多至百千言或無實行虛爲頌美以臣諛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

復內朝 王鏊疏國家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

華蓋謹身武英等殿非內朝之遺制乎今內朝罕臨
常朝之外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惟陛下倣
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日一赴居更不時引見
羣臣則明明目達聰不是過矣
停內批　吾學編孫懋疏言臣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
文華殿聽政凡章奏皆賜觀覽不時名入閣臣斟酌
裁決或有矛盾則勅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
內批

美謚　震澤長語本朝之謚有美無惡官由翰林者乃得謚文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又不能如前代有博士駁正之條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封贈如一　于慎行集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父母降本身一等本朝則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

封本生　明張元忭集舊制為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諸公大緩痛之章奏祈貤封甚

慰肅皇嘉其孝允之經陳淑人喪衰絰三年當事爲
疏于朝凡後于人者皆得服其本生遂皆著爲令
武爵襲蔭　王鏊集時議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
消之欲令繼絶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𥙷職者不得
襲陳凱時爲武選郎中曰如前功何議凡同宗出自
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𥙷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
謂得調停之宜
糾儀陳政　名世類苑孝廟登極御史湯鼒侍班糾儀

庶吉士鄒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當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進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公值大政維新時請效盛時故事

辭客揭　明名臣錄孝宗名劉大夏語曰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密封來公曰不敢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

勸御朝　萬歷注畧王錫爵勸御朝疏云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披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勑百言

誥勅　宛委餘編凡給一品至五品皆誥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内用御寶加于年月上

遷都　明通紀永樂十四年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諸臣上疏曰北京聖主龍興之地誠萬世帝王之都也宜蚤興工營建上從之十五年上廵北京遂遷都焉

排和議　明紀事本末額森聲言欲送上皇衆遂多主

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
邉毋墮賊計
止南遷 明通紀土木之變徐珵請幸南京于謙上䟽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
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
珵妄言當斬
錦衣害 天順日録李賢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
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上即悟曰

此輩害人不問可知今後非重事不遣明通紀霍文敏見京官有罪即命錦衣衛擒拏上疏以為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使士大夫朝列清班暮汚幽獄

賞卓　萬歷注畧光祿卿言内廷賞卓之費不堪耗用

駕帖　名世類苑王端毅公巡撫雲南錦衣官校絡繹縱横公疏言駕帖下各衙門用司禮監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偽也今所齎駕帖俱無之臣恐行詐濟私其弊不一

毀要典　明紀事本末倪元璐上言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以臣觀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惟有毀之而已

十家牌　王守仁集軍民之家多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盜賊以之不靖今令在城居民每家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于門首以憑官查仍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日輪一家按牌審察但有面目可疑即行報究

或有隱匿十家連罪

疆域

拓境萬里 劉郁西使記帝弟實喇烏訥格統諸軍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

龍蟠虎踞 元史世祖在潛邸語巴圖爾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南控江淮北連朔漠大王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路府州縣　元地里志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

西域奉表　明史藁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為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元亡各自割據洪永間遣人招諭稍稍來貢迄宣德朝稱臣奉表者多至七八十部

都燕　郭子章集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言不便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夫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召公封國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賒周歷且過意亦密計之一也

制馭西番　明史稾太祖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據蒙古南捍諸番不得相合又令番人得以馬易茶且亦許其朝貢彼勢既分又動于利不敢為惡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患終在寇

而不在番故議者以太祖制馭為善

邊關為急　吾學編額森薄京師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者于公謙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番騎何以薄都城今宜遣將固守宣府居庸為便

通馬市　明紀事本末仇鸞使諳達以貢馬互市為請羣臣弗敢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諫陳十不可五謬焉

復河套　王世貞集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夏言主之
相嵩不可竟斬銑

生熟番　明董份集洮岷古西羌地自國家服屬號熟
番然尚羈縻之不約偹也洮疊之外諸名為生番者
則以計之得失為安危

衆建土司　明紀事本末時西南荒服楊氏反播奢氏
反藺安氏反水西朱燮元總督五省軍務討平奢安
朝廷欲郡縣之燮元諫止以為不若衆建土司使其

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
宜分水西之地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制曰可
脩邊謠　明尹耕脩邊謠去年脩邊君莫喜血作邊墻
墻下水今年脩邊君莫憂石作邊墻墻下頭
憫黎詠　明錢㵾憫黎詠序嘉靖中崖吏失馭重以積
蠹之餘羣黎遂叛攻掠城邑當路請命征討予分典
戎事憫而詠之
任官

補吏　經世大典元代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令于此出焉故補之法尤密

增俸　玉堂綱鑑崔彧言令百官月俸不能副其贍養難責以廉勤之據遂詔官吏內外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貳蒙古　元百官志序世祖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之官自中書省以至路府州縣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定朝班　解醒語元史定朝班凡執政大臣謂擎天班玉堂清署謂煥璧班言官法司謂劍鍔班親王謂瓊枝班功臣將帥謂豹首班外戚謂淑蘭班其餘朝臣謂隨班

先守令　元史哈喇哈斯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者多不得人于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

不致仕　齊履謙集國家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郭公守敬以舊臣且朝廷所賴獨不許其請至今翰

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

職田　元食貨志至元中定路府州縣官職田凡交代芒種以前去任者其租後官收之以後去任者後官分收

從吏入　元史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帝欲起傅巖為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

集賽　元史凡集賽出身者國初用左右宿衛心膂爪牙故四集賽子孫世為宿衛之長使得自舉其屬元張憲詩集賽兒郎年十八手中弓箭無虛發黃昏偷出齊化門大王莊前行刼奪

奪敕還粟　元綱鑑順帝時令人入粟補官備賑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職者右司郎成遵以為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人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

河渠官　元紀事本末詔曰農桑之事以備旱潦為先凡河渠之利悉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民力不足則相其輕重官為導之貧不能造水車者官具材木給之

陞秩　元史英宗時廣海郡邑官曠貟勑願往任者陞秩二等

課賦吟詩　元通鑑帝嘗從容問趙良弼曰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

尚耳

章程學　元史楊湜習章程學工書算辟為中書掾

用資格　經濟録邱文莊曰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官在外方面皆具名以聞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

西序書名　卓異記洪熙初諭吏兵二部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所係皇考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閣暇觀之今在京官朝夕接見可察賢否若在外三

司官朕之未識可具其姓名履歷揭諸西序將考其
行事而黜陟焉

大選　湧幢小品每雙月大選吏部先于門下奏選官
承旨退同吏科都給事中于御道謝恩出赴東闕領
酒飯赴午門外直房候上覽本畢傳出印子本于左
順門部官接出照本填榜張掛于吏科之上除官看
榜選事畢各官出朝

久任成功　明胡世寧疏舊制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

其成功今則一歲之中遷徙不常是諸官皆過客也必以九載為滿以六期為限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如漢世庶得收用人之效乎

給道里費　典故紀聞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蓋以先養其廉也

文武軒輕　嘉靖注畧楊一清奏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輕太甚文吏以法繩將官或寸牒不明羅織驍將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由于此

不拘曹局　明張袞集朱希周為南京吏尚考察時謂者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上亦不之譴

用保舉　名世類苑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專用保舉恩出于下宜仍洪永故事令吏部選除楊士奇曰宣德時以官多不得其人是以令大臣保舉自後人才頗出況衆官保舉吏部覈實奏請俞允然後授官恩

實非出于下也宜仍用保舉便

准周禮　陸深集本朝准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第在廷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

文武職數　明史藁解學龍為給事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宗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令又不知增幾倍若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

譯言官　邱濬大學衍義補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文皇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後擇俊民使專其業焉

孝行授官　楊士奇集張信孝友出于天性自幼雖饑渴飲食不先父母又嘗封臂煮液療母疾永樂初有司以達于朝詔旌其門授為尚寳司丞

錦衣志　王世貞錦衣志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

光祿勳也制奸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于紀綱再重于錢寧三重于陸炳其究乃位師保衆綸綍不亦異哉

經撫不和　明史熊廷弼經畧遼東主守廵撫王化貞一切反之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已而果然

問三李　明紀事本末給事李魯生太僕李蕃詔事魏忠賢與禮科李恒茂相善時人語曰官要起問三李

棄筐綰符　解緡集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使闒冗之輩朝捐刀鑷夕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符組

疏三病　明通紀莊烈帝時武舉陳啓新疏朝廷有三大病一當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橫恣之陋習上嘉異之特簡為吏科給事

學校

免丁　元史歲壬子料民丁于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户儒人免丁者實月乃合始之也

分教三齋　元史至元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凡讀書必先教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録伴讀以次傳習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録課簿以憑考校

建學　泳化編洪武己酉詔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

養士類師生月廩米六斗有司給魚肉

立附學　明侯甸野記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廩膳有額增無額然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立附學焉

選貢　續通考宏治時祭酒張懋疏奏資格所拘美材多滯乞于常員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選充貢

增廣生員　明紀洪武二十年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

正統元年生員名缺許本處官員軍民之家及社學俊秀無過犯者選補十二年奏准生員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待補增廣名缺一體應試

武臣聽講 寓圃雜記正統十一年英國公張輔暨侯伯二十餘人奏曰臣等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學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至日到監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命諸生歌鹿鳴之

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

臨雍　明王錫袞聖駕臨雍詩俎豆三千士都俞十九人公庭看萬舞未許羽衣陳明雜記思陵再臨辟雍龍虎山張真人適在京疏請入監觀禮禮臣不可駁回

納粟　明史藁鄒幹成化時為禮部尚書不悅學嘗廵視水災臨清諸生伍銘等願輸粟入監讀書幹為之請遂為例矣

移學　明張孚敬疏古之時簡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郊遂今之時舉四民之頑鈍無恥者移之太學臣未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

經筵

陳七臣狀　元史庫庫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凡四書五經所載治道必紬繹而言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于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媿之之色

經筵活我　宋濂集危素檢討經筵一月進講者三嘗
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
不飲詔復賜馬湩一革囊已而詔下中書發錢粟千
萬賑河南永平民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
隨事規諫　玉堂綱鑑庫庫知經筵隨事規諫嘗曰天
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
言則經筵言之
不必忌諱　歷代小史孝宗經筵日劉學士機進講責

難于君二句上注聽久之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
敢上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
必忌諱
分撰講義　泳亿編仁宗命翰林分撰講義與閣臣閲
改然後呈講乃以觧縉屬書胡廣屬詩金幼孜屬春
秋楊士奇屬易其義有疑必名四人辨析
念苦辛　泳化編孝宗雅重講幄諸臣文華殿講書畢
賜織金緋衣金帶等顧勞之曰先生辛苦程敏政詩

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重講官　典故紀聞正統元年始開經筵每講畢上必日先生喫酒飯閣老與講官承旨而退成化時劉主静入閣托中貴言今後酒飯只以成例賜無煩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先生之稱亦不獲聞左右亦不知講官之重矣

搖扇鋪氊　萬歷注畧上每御講筵盛暑時先就居正立處令内史搖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氊一

片鋪毋地恐居正立處寒也

正勃字　明通紀神宗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勃作背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講言可畏　明鄒元標集朱賡充日講經筵官一日閒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奪之害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

感出獄　明史藁文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

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
于獄
錦衣侍 明紀事本末上以王振姪山為錦衣衛同知
尋命侍經筵
黃綾寫本 貢師泰詩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
二篇聖主從容聽講罷許教留在御床邊
經帷講殿 楊慎經筵紀事詩經帷當日表講殿直天
中瑩德同金礪温規借玉攻

賦役

減絲賦　元史世祖時勅減今歲絲賦之半

科差　元史類編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户之上下而科焉後又有俸鈔之科亦以户之高下為等于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

以唐為法　元史時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

儲大倉　元通鑑張宏範守大名以大水請免民租曰
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帝曰何說對曰水潦不收
而責民輸賦民死亡且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
民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
助役粮　元史泰定時立助役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
頃以上者于所輸税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出於
册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
蠲佃民　元史成宗時江浙行省言今年蠲田租十分

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
今所蠲特及田主是恩不逮于貧民也宜令佃民當
輸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不登羨課　明薛應旂元通鑑成宗語省臣曰比有以
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掊刻于民何從而出自
今除原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市舶　續通考世祖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
一粗者十之五

門攤　元史御史臺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爾哈雅改為門攤增課五萬今宣慰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並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帝命輒罷之

至元新格　元史時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

免門徭　元史成宗時詔免醫工門徭

廟戸給復　元通鑑至元間王磐定孔子廟給民百戸

以供洒掃復其家

科船　元史順帝時立船戶提舉司定船戶科差納鈔

夏稅秋粮　經濟錄邱濬曰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

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

者謂之粮歲有定額家有常數其額則具于黃冊摠

于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

減官田租　明實錄正統元年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

等處減除租粮命官為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粮四斗

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一斗一升其二斗者減作一斗從之

魚鱗册　典故紀事太祖以兩浙田多詭寄遣國子生往各處量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丈尺四至類編爲册號爲魚鱗圖册

斛面尖頭　明吳道賢集楊繼宗知嘉興時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嘆曰是弊自上始于是先革管糧官之遺賂後治其罪故彼時徵收石米但增

三升而已

不蠲舊逋　焦竑集申公時行為相一切以寬大行之蠲新税不蠲舊逋俾民沾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

減租詩　明宣帝減租詩官租頗繁重在昔葢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下詔減十三四方行之均實録宣德七年勅行在部院近年百姓税粮遠運艱難官田尤甚其悉為減免

除香米　續通考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金華歲貢香米

三十石其禁除之

黃冊　明史藁范敏授試戶部尚書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人為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為十甲後遂仍其制

鱗圩櫛號　王世貞集時方均田平湖之田多不實劉士瑗為令名集三老正平師區役之能者為分界植標竅石弓步鱗圩櫛號聽民自實上之三老候䑳自

稽之乃得實田之數

編審均徭　續通考宏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

歲額差使有力者止編本等差不許加增人户并逃

亡者聽其空閑

丈量　近峯聞畧蘇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乃為丈量

之法有投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

天如今那有閑洲渚寄與沙鷗莫浪眠守為罷法

賠糧　明楊一清疏存伍止軍身有差撥隨伍軍餘例

撥屯種然附郭屯地每歸於該管官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賠粮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

增賦　明史藁楊嗣昌當國主加賦予餉然餉徒虛糜兵益無實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先後共增一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迨帝末年始詔罷練餉而賊兵已逼城下矣

十倍淮陰　明歸有光集國初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蘇

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内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

因賦定役　續通考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黄冊分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冊僉定之凡各處賦役必騐丁粮多寡産業厚薄以均其力

條八式　明史稾莊烈帝時畢自嚴為戶尚時軍餉匱乏詔令輯賦役全書自嚴言自行一條鞭法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混派有司

聽奸吏暗灑爪分其弊為化派當大為申飭因條八
式以獻
市布漆　明紀事本末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
宣宗命給鈔市之
船稅　湧幢小品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
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淮安揚州杭
州萬歷注畧時始徵湖口船稅後又徵長江船稅
礦稅　明紀編年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

之苦甚于兵稅使出而天下之苦甚于礦

店租　明紀事本末萬歷中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闗防又山東及荊州俱徵店稅

罷織造　明通紀莊烈帝即位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徵輸重繁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吳偉業閶撤織造志喜詩恩詔只令憐赤子貢船從此罷黃河

素衣詩　倪瓚素衣詩序素衣內自省也督輸店租羈

縶幽憤思棄田廬斂裳宵遁焉

裁驛站　明紀編年給事劉懋請裁驛站即給郵乘傳者有額無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而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

議役法　明紀事本末命中書議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于農隙用之

元明事類鈔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七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政術門二

重農

勸農官　元史至元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

耕織圖　虞集文元置十道勸農使皆慎擇其人親歷

原野而教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

勸農之官故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也

募耕閒田　續通考元至元中募民能耕江南曠土者免其差徭又遣官墾甘肅閒田給以牛種農器

社長　元經世大典凡縣邑所屬村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社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舉不率教者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有疾病凶喪不

能耕種者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

農桑輯要　元史世祖即位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

分司農　元綱鑑順帝時托克托言近京水地宜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從之乃立分司農司立法佃種所用工價牛具悉從

官給

遍歷農家　類函洪武間圜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
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覩其居處飲食器用

墾田　明紀沐英鎮雲南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餘畝
雲南遂為樂土

農桑鼓　明紀事本末太祖令民每村置鼓凡遇農桑
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者里老督責之

耕夫記　明通紀宣宗道路見耕夫因錄其語作耕夫

記

同觀收穫　明通紀嘉靖十年無逸殿豳風亭成上名

翟鑾等同觀收穫諭曰農之辛勤見於紙上不如親

見為真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教藝稻　明史蕘董應舉萬歷時以御史理天津至山

海屯務買田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廩田器牛種

濬渠築防教之藝稻凡費二萬六千而歲收黍麥穀

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

開水田　明申時行集京東諸縣多旱窪地可開水田
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徐尚寶主其說墾田以億
計畝收一鍾而北人恐其起稅如江南也撓之水田
遂罷盡毀堤岸斥為閒田案徐名貞明字孺東貴溪
人

漕糧

糧數　元史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十一萬四
千七百八石

海運　元通鑑朱清張瑄並為海道運糧萬戶詳見海

京糧　元史順帝時命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京糧

倉數　元史河西務十四倉京師二十二倉通州十三倉

陸運術　元史類編董摶霄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

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明史槀延綏盜起李繼貞請發帑金用董摶霄人運法糴米輸軍前莊烈帝不從

罷海運　明紀事本末永樂十三年始罷海運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長運　續通考成祖時海陸兼運後會通河成於淮安

諸處設倉令軍船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也宣德時始令民補給脚價及加耗米與運舟則轉運變而為兌運也成化時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雇江船於江南水次民加過江之費是兌運變而為長運也

通濟倉　明實錄永樂七年修通州衛十六年置通州衛通濟倉

益耗納官　明紀事本末宣德時陳瑄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因改

為兊軍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矣

支變為兊　明卲寶集我朝支運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之裒益而計之及支變為兊向也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矣

冬月兊運　玉堂叢話漕河通張居正謂歲賦逾春而發即水横溢非决即涸乃采漕臣議令以孟冬月兊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

四瀆畢涉　明王恕漕河圖志序跨江入淮由河達濟

四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

減耗　續通考弘治二年令應天府上元等七縣官田

糧每石減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其

餘有差

粟支六年　張居正尺牘運艘過淮無任欣慰今計太

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十年之

上當別有勾當今未敢言也

一耕十食　劉基感時詩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為殿豳
風重稼穡王業丘山奠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
耕而十食何以奉征繕
漕四百萬　吳寛詩幽燕建都邑九鼎從而遷八政一
曰食仰此東南偏歲漕四百萬舳艫相後先雲帆罷
轉海江淮達且沿迤邐經齊魯有渠昔人穿置牐以
啓閉相時為節宣
官倉行　何景明官倉行帳前喧呼朝不休剪旌分隊

聽唱籌富家得粟堆如丘大車檻檻服兩牛鄉閭餓夫立墻下稍欲近前遭吏罵

鹽法

紅鹽甘　元史類編寧夏所產紅鹽池不辦課程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而不可禁約

野鹽　元史至元九年罷遼陽瀕海民煎熬野鹽

鹽利居八　元史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

兩淮鹽商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戶部尚書省經理之

撈鹽　元史中統十年命撈鹽戶每丁撈鹽一石給工銀五錢

地震涌鹽　元通鑑邛州有金鳳茅池二井因地震鹽水湧溢民有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者從之

海竈圖　名世類苑彭韶進海竈圖疏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為

圖并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開中　續通考明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嘉靖時户部尚書葉淇聽商人言更其制而邊儲自此匱矣

不粟而銀　明李文靖鹽法議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

停奏討　治世餘聞李東陽疏曰鹽法今大壞各邊開

中徙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此皆因奏討之弊
蓋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也上然其
言
鹾有秋　邢侗集姚三讓按山西鹾周視鹾池劑量池
勢高下別為塍畦斷車以時轉運不令亢旱潦淖鹾
乃大有秋
鹽租界　元貢師泰詩法重鹽租嚴犯界官多魚稅倍
征關

黑井好　明施武煮鹽詞使君不及鬱林康舊例逡巡
新例添白井争如黑井好一斤水煮半斤鹽

茶馬

長短引　續通考至元中定茶課長引短引之法以三
分取一後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
建之税遂除長引專用短引

降金牌　經濟録楊一清言我朝之制西番納馬謂之
差發我則酬以茶斤較之前代互市得失較然洪武

年頒降金牌以定茶馬數目今金牌制廢私販盛行番人不知懷德畏威坐失茶馬之利此大弊也

折馬　明李黄犀書備考祖制種馬所以壯京營乃種之既久而馬蕃則議折折之既久而價多則議借至邊鎮之借者遂沿以為例而太僕大困矣

種馬　明劉大夏疏祖宗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

易馬　續通考洪武初令陜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茶馬

司收貯官茶每年一次差京官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茶易馬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下五十斤

中茶　續通考明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箆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百箆中八十下六十名曰酬勞

馬市　明紀事本末嘉靖時仇鸞有貢馬互市之請詳

見疆域

餘地何罪　王世貞集羅良司理大名時燕齊之境不困賦而困養馬故事養馬而賦金者為牧地賦金而免馬者為餘地後併賦金地悉通融養馬矣久之賦復加故公曰餘地何罪而重困之乃更為調停蠲減馬

荒政

不罪擅發　元史王克敬除江浙行省都事鄱陽大饑

總管王都中出倉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乃不仁乎都中因得免

示糠餅　元史蓋苗為單州判官歲饑郡遣苗至户部請賑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食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悟乃許賑

善法漢唐　續通考元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

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

廩給流移　明通紀宣宗時山西民饑流移至南陽諸郡者十餘萬有司捕逐死亡者多上聞之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發倉廩給之隨其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秋賑　明蔡清集何喬新按察河南時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公曰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可已乎命如舊賑之麥熟乃止

識領授票　獻徵錄同安大饑俞大猷領賑東徧每詣
一鄉令民敷地而坐公徧行坐間審其餓者以藥識
其額就授以票使得受穀於官既不病里胥舋胃而
饑民又無離鄉而死者
濟農倉　泳化編周忱巡撫江南諸郡大稔朝廷詔許
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峙以待賑忱承命於各縣置
倉分貯名曰濟農倉
救荒令　羣書備考凡救荒洪武六年有蠲免税糧之

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
有星口借給之令六年有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
有有力囚犯給米賑濟之令
散銀 明朱睦㮮集山東大饑議出帑銀三萬賑之徐
有貞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李賢曰天下事未嘗無
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將聽其饑死乎
上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以活
救荒録 名世類苑王莊毅巡撫江北時淮南大祲公

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賑之近者人日飼之粥遠者量散以米流移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擇醫四十人空庚四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其死者給以棺爲叢冡葬之或述公行事爲救荒録傳世

王堂叢話京師饑陳俊奉勅發太倉粟百萬減價糶之有乘時射利者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由是饑者獲濟

救荒平政　明楊繼盛集京師有揹米飯及減價賣米糶以升斗

之惠人皆聞風而來而又鮮有實惠每至凍餓以死夫救荒自有均平之政若令各處撫按作急賑濟然後給示諭之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之費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

移檄轉糴　明朱坤集茅坤補丹徒令時旱饑徐沛間稍登而閉糴公移檄諸司詞多剴切遂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

糶價踴者平矣

救荒本草　獻徵錄周定王以庶草多可佐饑乃購諸野人得四百餘種植圃中躬自辨别察其成熟繪圖而注疏之作救荒本草四卷

發賑旁縣　獻徵錄梁洞奉命賑徐州時蕭碭二縣亦饑洞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事聞太宗嘉之

糴糧貯倉　續通考正統時楊士奇言太祖備荒有制郡縣悉出官鈔糴糧貯倉以時散歛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京官往督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焉

贖鍰糴穀　續通考嘉靖時許續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沒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刑法

循金律　元史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官斷理獄訟循

用金律頗傷嚴刻

用七　元經世大典五刑自七下至一百七數用七者考之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言國家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

誤殺罰銅　元史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達爾瑪曰小兒實無殺人意難以

定罪罰銅而遣之

身被五刑　元通鑑曹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也法當改

焚獄具　元史富珠哩翀往淮東斅憲司官聲時憲臣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

繩索法　元典章王儀為刑部侍郎能以一繩縛囚令

其偏身痛楚稍重則四肢斷裂號王侍郎繩索法

贓吏治喪　元綱鑑順帝時有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右司郎中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議遂寢

贖俸　泳化編洪武中工部尚書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百官有過皆許贖俸蓋始此

審駁成卷　吾學編王恭毅任兩法司及畿簿多所平

反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録類成卷

籍至今法司行之

八字五服　續通考明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詞

議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盜竊凡死刑並讞上已

乃聽決

焚會定書　續通考宣德時王恕言近日書坊刋大明

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

於天下法司會議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現

行事例不得用會定律條仍行書坊即將刻本燒毀

抱案聽讀　明周忱墓誌文襄欲活一死獄而無路形

於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

處忽然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折獄緣文　明文徵明集薛君采折獄詳明所當必允

緣飾以文條例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

枷鎖香　楊繼盛朝審口吟詩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

爭看員外郎

廷杖　明伍袁萃集自古言官無杖辱者國初間有之然皆不去衣重綿裹受汪直用事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於是始去衣痛懲後宰執亦效尤而斃杖下者多矣

重氈疊帊　嘉靖注畧林俊言古者撻人於朝辱之而已成化初廷杖容令重氈疊帊至劉瑾始啓觧衣之端釀成撻死之慘非祖宗仁厚之意

胡藍獄　明紀事本末太祖時胡惟庸之獄僚屬黨與

被誅者凡萬五千人藍玉之獄坐黨論死者可二萬
人

爪蔓抄　王鏊集景清臨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
清猶能為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
之爪蔓抄明曾朝節方正學祠詩爪蔓抄雖毒遺文
百世傳

鴆血染衣　泳化編太祖用法過嚴一時仕者多以鴆
血染衣帶一有捕命即吮帶死每早朝即與妻子泣

訣至暮則相慶更生
二字獄　明紀事本末英宗復辟徐有貞嗾言官以迎
立外藩議劾王文并誣于謙下獄勘之無驗法司阿
石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
犯聖經　嘉靖注畧楊繼盛論嚴嵩刑部受嵩指論絞
或問郎曰繼盛絞犯何律曰不犯律犯聖經耳直而
無禮則絞也滿朝傳爲美談
遣緹騎　天啓注畧許顯純勘問汪文言受魏忠賢指

羅織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諸人於是內傳旨遣緹騎逮之明紀事本末御史楊仁願言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未為不可緹騎一遣為害實深
用比律　文徵明集吳愈為比部郎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比為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獄上當讞者稱善曰此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奏之
焚燬非刑　明通紀莊烈帝元年詔曰非法非刑慘毒

異常豈盛世所宜有今遵高皇帝勅概從焚燬

賄賂

羊羔利　元史時州縣多貸回鶻買銀以償官息動累數倍名羊羔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民所負者官代償之

棒頭血　楊維楨集四溪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妻曰此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壓白金櫃非血乎

四高會　弇州史料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

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

以錢償　明紀給事韓一良言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家縣官居言路知縣令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令但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乎

黃白米　明史藁宦者李廣死於其家得路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家亦甚

隘豈能容是左右曰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
法司究交結廣者

京債　明紀事本末劉瑾用事諸司官朝覲者各歛銀賂
之多貸於京師富豪復任日取官庫賠償名曰京債

古器貨賂　明王穉登集往時吳中古器物視今價不
能一二今讀邸中書若某人為御史則曰以某器進
某人為監司則曰以某圖入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為
金錢貨賂矣

掃錢　明季遺聞福藩稱制江南馬士英借徵餉名賣官鬻爵時人語曰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書帕長安　明趙南星疏司選者每遇退朝羣遮留講陛講調至署則公書私書闐戶盈几所謂面皮世界書帕長安也

戲雙陸　元史哈瑪爾寧宗乳母之子順帝深眷之官侍御史嘗與帝雙陸為戲又密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

以言利進　元綱鑑盧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深非之
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後伏誅

佞幸

折柳鼓譟　明通紀成祖寵任紀綱既久端午帝與羣
臣射柳綱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
以覘衆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
遂謀不軌

臣安進　皇甫庸紀畧憲宗崩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

術也紙尾悉署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案萬安時為大學士

遣校偵事　明史稾天順時逯杲大幸遣校尉偵事凡四方大吏及富家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於是天下朝覲官大半懼罪

學五雷法　明紀事本末憲宗好方術李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以符籙進賜金冠法印至擢禮部侍

郎掌通政
大小丞相　楊繼盛疏嵩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
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
枕臥　明史藁錢寧得幸賜國姓爲義子其名刺自稱
皇庶子帝在豹房常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
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
煉秋石　獻徵録顧可學以進士官參議家居十年賄
上好長生重賄相嵩自言能煉秋石服食却老遂得

進用累擢至禮部尚書然惟帶空銜支俸不與聞公
事
無公孤　弇山堂集陸炳以乳媼子得幸勢傾天下累
加太保兼少傅掌錦衣如舊故事三公無兼三孤者
僅於炳見之
四字謚　嘉靖洼畧郃元節入京大加寵信後拜禮部
尚書死時帝為出涕賜少師葬用伯爵禮禮官擬謚
榮靖不稱旨又擬文康帝遂兼用之亙見道士

權奄

釋奠風異　元通鑑武宗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方行禮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慚悔累日

失鐵牌　獻徵錄太祖置鐵牌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王振惡之一夕忽失牌所在

西廠　明紀事本末憲宗命太監汪直詗刺外事遂置

西廠初永樂中因僇建文諸臣設東廠主剌奸至是名西廠以別之明商輅集去歲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一如妖物害人之時若不除革禍卒難消

呼先生　王鏊紀聞王振之横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與上乃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乃命振由東華中門出使百官候振

拜振始恍

兩帝　疏議輯畧劉瑾肆惡四川巡撫林見素上疏以為今日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有兩皇帝之謡曰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

入覲投冊　明紀事本末莊烈帝時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僉事耒繼咸上言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

老伴來　明陸釴漫記宦官覃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之功為多東宮嘗念高王經而吉適至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垂手小扶　王世貞觚不觚錄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馮少屈膝荅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之耳

答寄尚書　嘉靖注畧太監崔文奴横索民錢刑部鞫

之文請旨移訊錦衣尚書林俊不與文劾俊抗旨即
收捕告人撦之叱曰此箚寄與尚書

内臣總兵　明紀事本末英宗使太監曹吉祥監定西
侯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内臣總兵之始

呼士錄書　吳中故語成化時太監王敬以采藥材書
籍至江南横暴尤甚呼士子錄書至千餘卷或不如
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賂而止方近秋試復以紙牌
名集諸生於是有三學駡王敬一事

刻沉香　明紀事本末英宗復辟悔殺王振乃刻沉香木為振形葬之祀智化寺焉

厰臣並旨　天啓注畧時有旨稱朕與厰臣軫念云云嗣後聖諭皆上與厰臣并稱而不名

蟒玉趨隨　明楊漣疏魏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

富貴自在　明紀事本末闖賊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内張皇賊勢語守璫輩曰吾黨富貴自

在也

秉筆尊　明周宗建感事詩宮禁高皇誥尚存只今秉筆自言尊

乾隆御覽之寶

元明事類鈔卷七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